



投稿邮箱变更启事：本版新投稿邮箱 rzrbfk@163.com 即日起启用，欢迎来稿。原邮箱将继续使用一段时间。

寒露未露

滕健

寒露这天，什么都是薄薄的。
薄的云，薄的阳光，薄薄的凉，连空气也是薄的，人吸进去，整个人也跟着薄了几分。
街边的银杏还没有全黄，是那种犹豫不决的——绿里头透出一点点的黄，像一个人想要告别，又不时地回回头。树上落下的叶子，贴着地面，被风慢吞吞地推着走，发出沙沙的、干燥的声音。那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漫长的、却又说不清的故事。我想，秋天就是这样的——它从不大声，只是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把该放下的都放下。
这是秋天最深的一页纸了，这一页的寒，不是冷，是清。

那种清，像人到了某个时候，忽然把很多事情都看清了。看清了聚散有时，看清了来去无常，也看清了心里真正放不下的和早就该放下的。

前几天翻到一本旧书，扉页上写着一行字，是很多年前的笔迹。墨水已经发灰，像隔着雾看一场旧电影。忽然想起写下那行字时，窗外是什么样的天气，心里想的谁。没有悲，也没有喜。只是又看了看那行字。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都过去了。觉得一辈子都不会忘的，也慢慢模糊了。就像这寒露的天，你以为会很冷、很难熬，其实也不过是添一件衣裳的事。

此刻虽然没有雨，但露水却把什么都打湿了——夜里聚在瓦楞上，清晨挂在蛛网上，都是秋天还没有说完的话，是它还没有明言的心事。
小时候，寒露前后，总见奶奶把院子里的花一盆一盆搬进屋檐下。她不说什么，只是弯腰，起身，再弯腰。那些花跟着她，一盆一盆

地，从风里挪到暖窝。后来我才明白，有些爱，就是不声不响地，把你在乎的东西，从凉处挪到暖窝，挪到让你踏实的地方。
如今奶奶已经不在。可每到这样的节气，我总觉得她还在某个地方，弯着腰，安安静静地挪着她的花。而我自己，也渐渐活成了那个挪花的人——不再问秋天几时来，也不在意秋天为何走，只是在天凉之前，把该收的东西收好，把该护的人护住。

黄昏时，露水就开始起了。
它们悄悄地来，不声不响，落在草叶上，落在石阶上，落在每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里。它们那么小，小得几乎看不见。可就是这些小小的露水，一夜之间，就能把整个秋天都打湿。

蹲下身，手沾到露水，指尖一凉，那些说不出的、放不下的、挥不去的，一点一点地聚着，一点一点地攒着，等到某个时候，便把整颗心都淘洗得清透而寒凉。

这凉，未必是坏事。至少它让你知道，心是醒着的。

入夜以后，风小了些。真想听听露水从一片叶子滑向另一片叶子的声音，到底有多轻，是轻得像秋天在翻动书页，还是轻得像一个人，在心里把另一个人的名字，悄悄读了一遍又一遍。

远处有人家亮着灯，橘黄的一点，一点，暖得像一句没有说出口的叮嘱。我远远地站着，远远地看着，有些温暖，知道它在那儿，就已经很好。

寒露过了，霜降就不远了。
这秋天，已经很深了……

山河新章，岁月生香

焦安铭

金秋浩荡，丹桂流芳，锦绣九州盛装披身，举国同庆岁岁华诞。一城红韵浸染山河，一派祥和浸润人间。伫立乡土田畴之上，回望百年风雨征程，细数家国沧桑巨变，万千感慨凝于笔端，化作一曲赤诚滚烫的盛世礼赞。

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乡土岁月的亲历者，更是时代华章的见证者。我的童年，根植于乡村最朴素也最清苦的时光。记忆深处，故乡尽是低矮的麦秸草房，薄瓦陋室难避风雨。每逢暴雨倾泻，屋外雨势滂沱，屋内雨珠错落，盆罐罗列、辗转接漏，是年少最寻常的光景。那时村居偏远，取水艰难，需远赴数里山涧挑水而归。稚嫩肩头扛起沉沉扁担，山路崎岖，步履蹒跚，一步一沉，一喘一歇，乡土生活的艰辛，早早刻进了年少的骨血。

旧时农耕，全然凭人力躬耕劳作。夏收麦、秋收粮，面朝黄土背朝天，烈日灼身，汗落如珠。送肥耕耘、推车负重，年少气力微薄，沉重的小车步步艰行，走走停停、咬牙坚持。经年累月的劳作，让肩头酸痛成了常态，也让我深深懂得，旧时岁月的安稳，皆是农人以汗水浇灌、以筋骨扛起的。

正是这份浸透烟火与汗水的亲身过往，让我在目睹乡村日新月异变迁时，多了一份深沉的动容与共情。一乡一村的蝶变，一户一人的新生，从来不是孤立的光景，而是一个民族浴火重生、砥砺前行的一百年缩影。

回望百年来路，山河破晓，国运飘摇，苍生流离，满目疮痍。民族危亡之际，星火燎原，初心擎炬。红军万里长征，踏雪山、涉草地，于绝境中突围，存续民族薪火；抗美援朝将士披甲出征、跨海成边，以血肉之躯筑就国门屏障，护得山河安宁。

新中国于一穷二白间破土新生，于百废待兴中步履铿锵。一代代先辈栉风沐雨、躬身奋斗，于荒芜土地开垦希望，于贫瘠岁月重塑山河。百年砥砺，初心不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航掌舵下，华夏大地洗尽沧桑风霜，挣脱贫困困顿，昂首阔步迈入万象更新的崭新时代。家国宏大的百年叙事，最终温柔落地，重塑着脚下的每一寸乡土。

岁月流转，春风归乡。最先唤醒乡村生机的，是灯火与清泉。村村通水、户户通电的惠民工程落地乡野，当第一盏电灯划破沉沉夜色，村落瞬间明亮通透。孩童奔走欢呼，长者笑意安然，漫漫黑夜从此有了星光灯火，山村村落告别千年摸黑度日的旧时光。

时代春风次第来，农耕旧貌换新颜。拖拉机驶入阡陌，收割机碾过金浪，各类农机次第普及。机械化耕作取代了肩挑手抬，卸下农人肩头重担，解放了辛劳岁月，让千年农耕迎来从容丰盛的新生。

生活向好，居所渐安。二十岁那年，为护书卷不潮、栖身安稳，家中翻修茅房、新铺屋瓦。我以废旧报纸糊棚墙面，铺垫垫沙，巧引废管疏水导流，效仿大禹疏而不堵的智慧，化解经年漏雨之苦。再逢风雨，檐水潺潺，流淙淙，无奔波接漏之劳碌，唯余听雨赏书之安然。

化图腾，最终成为了一座城市最闪亮的灵魂名片。在这里“寻日”，空间无限广阔。

何加正

日照“寻日”散记

太阳神石

时隐山头上的巨
20余吨，其底部
镶嵌嵌宝之虞
有数条心骨，
不独，而
海内诸
神人

“对面山腰那块石头，看见了吗？”我们顺着导游手指的方向，伸长脖颈，透过树叶间隙，认真地看起来。

一块巨石静静躺在对面半山腰。导游不无兴奋地说：“后羿不是射下来九个太阳吗？一个太阳落在这里，就是那块大石头。”

我们会心地笑了。
多么神奇的故事，多么美好的想象！确实有些离奇，有些“异想天开”。不过，我脑子里一下冒出一个题目：“日照寻日”。

一座以“日”命名的城市，远古先民们将神话映照进现实，其中，蕴含着何等的精神追求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不经意间，一个念头也在脑海里继续：“寻日”，也许是这座城市可做的一篇大文章。打造一座“寻日”“追日”圣地应该大有可为。

我们看到，一个立足于发扬光大太阳文化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项目正在这里推进。这是坐落于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的天台山旅游区。据介绍，景区规划面积3.53平方公里，概算投资30亿元，分三期开发。眼前的扶木宫、天台书院，以及配套的五星级民宿，早在2021年已经开放。巍峨的太阳文化中心主体工程已完工，高高地耸立在一座小山峰上，据说，将成为日照文化新地标。

“寻日”而不用“追日”？思之再三，感觉“寻”，在无限的时空里，施展的领域和延展的空间可能更加广阔，更具有可塑性，也更适合以“日”和“照”同时存在的日照市。日照，这个名字，既是上天赋予的地理标签，也是先民选择的文

老宅小院过假期

高长见

国庆假期不想去外面人挤人，于是我回了老家，在享受田园生活的同时，也从普通劳动里体会到了别样的快乐与幸福。
到家时已临近中午，院子里的月季、蔷薇还开着花，大红、粉红的花朵点缀在苍翠的草木之间，格外醒目。入秋以来雨水充足，花藤下长出了野草。我拿了小铲子，细细清理掉。爱人把冬天穿的棉拖鞋带来了回来，说这些鞋放了一夏天，得刷洗干净再穿。打开水龙头，水哗哗流出，拖鞋在盆子里翻来覆去打着旋，她坐在小方凳上没一会儿就把拖鞋刷干净了。

做完这些我们还意犹未尽，干脆把床单、被罩都拆下来，连只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一并丢进洗衣机清洗。我在院子里拉了一根晾衣绳，爱人把洗好的衣物挂上去，被单平铺展开。微风吹过，衣物在绳上轻轻晃荡，阳光下，布料上的水珠闪着细碎的光。看着满院错落的红、黄、白、绿，心里只觉得格外平静安稳。

午后，我开始收拾房间。因为许久没回家，家具和地板都积了一层灰。我用抹布把桌子、柜子、椅子逐一擦干净，又把地板拖了两遍。阳光照进屋里，地板反

射出明亮的光，地面和桌椅都变得一尘不染。沙发垫滑垂了下来，我先取下靠垫，把沙发垫拉直铺好，再把靠垫摆放整齐，连随手丢的废纸旧物也都认真清理干净。全部收拾完，我倒了一杯水坐下，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幸福感油然而生。原来生活的美好，就藏在亲手劳作的过程里。

歇了一会儿，我戴上草帽，去修剪院内院外的花草。经过一春一夏的生长，草木长得参差不齐。我握着修枝剪，咔嚓咔嚓剪去旁逸斜出或是徒长的枝条，像是给草木理发美容。随着剪刀一开一合，细碎的枝叶簌簌落下，原本蓬松凌乱的草木渐渐变得精神整齐。平时很少干重活，没多久我就感到双臂酸软、腰酸背痛，直起腰擦汗捶打一番后接着干。看着眼前平整的绿篱，我的心也跟着沉静下来。

傍晚我走到门前的田野，水田里的稻谷刚刚收割完毕，整齐的稻茬坚韧厚实，守望望着这片孕育过生命的土地。母亲的菜园就在田埂边，七十多岁的母亲来闲不住，把小菜园打理得井井有条，萝卜苗、白菜苗长得水灵饱满，韭菜正开着花，细长的茎秆笔直挺立，顶端托着一簇簇伞状

的花序。我蹲下身，把菜畦中间的杂草清理干净，又拿起园子里的锄头给菜苗松土。看着一株株壮实水灵的菜苗，仿佛已经能预见秋末冬初，满园萝卜、白菜丰收的模样。
晚饭时，爱人炒了一盘红薯头、一盘萝卜缨炒鸡蛋，熬了一锅热乎的大米粥。她说今晚吃的全是绿色食品，红薯头、萝卜缨都是刚从地里摘的，鸡蛋是母亲养的土鸡下的，米是小叔送的新碾的大米。坐下来慢慢品尝，只觉得这顿饭格外香。
夜里躺在床上，我和爱人聊起这一天的忙碌与收获，心里满是快乐与幸福。这一天干了不少活，手上沾了泥，脸上出了汗，却不觉得怎么累。我渐渐明白，快乐不是在景点人潮里追逐打卡，幸福也不必远赴他方寻找。亲手打理出的整洁环境、躬身劳作换来的清爽畅快、用心种下的丰收期盼，就是劳动给予我们最朴素的馈赠，也是生活里最长久的甜蜜。

国庆假期不凑热闹、不赶人流，守着老宅小院，自己动手劳作，在烟火人间里收获了内心的平静与喜悦。劳动是泥土里开出的芬芳，也是心尖上萦绕的甘甜。

萱草幽幽堂前生

简兮

“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在古诗词里，萱草是母爱的象征。

元代的著名画家王冕说：“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堂下，南风吹其心，摇摇为谁吐？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这首《墨萱图》以萱草花的灿烂盛放为开篇，借用北堂、南风的意象，清晰地勾画出母亲倚门盼望游子的亲情。萱草象征着母爱的关怀、温暖，“举头望云林，愧怍忆慈乌。”末尾这两句表达了游子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母亲的愧疚。

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献给母亲的歌来自于《诗经》“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这是《诗经·邶风·凯风》里的诗句，诗人以南风比喻母爱的温暖，以酸枣树的成长比喻养育的艰辛。最令人动容的是结尾那两句——“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七个儿子，竟无人能让母亲宽慰。这种谦卑的自责，自愧不如黄鸟的叹息，将母爱的深厚与子女的愧疚，写得朴素又深沉。

一千多年后，孟郊接过这脉薪火，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不写母亲流泪，不写母亲叮咛，只写她灯下缝衣的劳作。那“密密缝”的，岂止是针脚？是牵挂，是期盼，是恨不能将儿子拴在身边的慈母心。最后两句以小草与春阳设喻，道尽了天下儿女的心事——母恩深重，该如何能报？

当我们读到诗人白居易的《慈乌夜啼》时，才知道就连禽鸟，也成了诗人礼赞母爱的寄托：“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百鸟岂无母，尔独哀怨深。应是母慈重……”诗人捕捉了慈乌丧母后“昼夜不飞去”的哀痛，想象它的啼鸣是在诉说未尽的反哺之心。想见战国士人吴起母歿不奔丧的典故相对照，痛斥“其心不如禽”。这是用自然界的本能，来唤醒人间的孝心。

更令人痛彻心扉的，是元代僧人与恭的《思母》。那是在母亲去世之后：“霜陨芦花泪湿衣，白头无复倚柴扉。去年五月黄梅雨，曾典袈裟来归。”想起去年

此时，自己还能典当袈裟换米奉母，那时虽贫苦，却有母可养，如今芦花飞霜，那个倚门盼儿归的身影，再也看不到了。

然而，并非所有游子都有机会报答。清人黄景仁笔下的《别老母》，写的便是不得不离乡的锥心之痛：“寥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风雪之夜，白发老母哭干了眼泪，儿子却要远行。此时有子不如无”，这是怎样沉痛的自责，在母亲最需要陪伴的时候离去，这样的儿子，还不如没有。这一声锥心之问，穿透数百年的风雨，至今读来仍让人鼻酸。

读着这些诗，我常常想：中国人对母亲的感情，竟如此真挚深沉。他们以萱草来赞美母亲，灯下针线密密缝，倚门相望儿归来，永诀后的追悔，反哺前的哀鸣。这便是文字的力量，它让每一代人的感恩与追悔，都能在前人的诗句中找到回响。

窗外传来邻家孩子喊“妈妈”的声音，清脆而响亮。千年之后，会不会也有人从今天的诗篇里，读出这份普天下共有的深情？

就像今天的我们，从那些泛黄的诗页里，读出了千年前古诗里那份绵延的母爱与深情的眷恋。